



古傳

詩

目十二至五十四

117

服部文庫
117
162
6



117
162
6

詩書古傳卷第十二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小雅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

詩書古傳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
縣諸魚門。左氏傳僖公二十二年。鄭無不與。少無不與。少無不與。
宣公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左氏傳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左氏傳襄公八年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左氏傳昭公元年杜預曰

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

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

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恒其德。婦人吉。夫子凶。禮記緇衣篇

子曰。居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

弗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

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孝經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

泰伯篇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

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

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

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

禍患哉。

家語觀周篇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皆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脩身篇

又曰。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臣道篇

呂氏春秋曰。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豕相。齊未亡而莊公豕相。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

類也。安死篇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

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外傳第六卷

淮南子曰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

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

謂也本經訓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

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祭

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淮南子道應訓

鹽鐵論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

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復古

鹽鐵論御史曰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詔聖篇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楹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

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序雜事篇

說苑曰。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敬慎

篇

又曰。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雜言篇

雋不疑母者。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母賦性純謹。最慈仁。居家恂恂善教。御諸子。姓舉有方。而一食息言笑間不苟。時漢尚吏治。以故吏多嚴刻。母謂嚴刻

之重。以殘民命也。每隱痛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之為吏也。不嚴不殘。所全活者甚眾。人知不疑之治尚寬。而不知其母之善教。有以致之也。君子謂不疑之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體上天好生之心者。此不疑之母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

柳下惠妻。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

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耻矣。柳下惠油油曰。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乃油油然與之處。而仕於下位也。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

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列女傳賢明傳

劉更生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漢書劉向傳詳見十月之交

小宛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左氏傳詳見正月杜預曰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

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秦伯賦鳩飛。國語詳見六月韋昭曰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

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義篇

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弟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亡忝爾所生。孝經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大戴禮詳見邶之凱風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韓詩外傳第七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

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同上。純按

毛詩無如臨深淵一句。

韓詩外傳曰。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第八卷

春秋繁露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是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楚莊王篇。不禮一作疑禮。

鹽鐵論。文學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

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狎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刑德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

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新序雜事篇

陳崇曰：自公受策，以至于今，饜饜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

漢書王莽傳公謂莽

禁非小弁而罪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

曾子曰：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償，手足不撿，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申慙慙耳。

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篇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

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告子下篇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扞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五合戰。五陷陳。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

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
詩曰。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韓詩外傳第七

卷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說苑雜言篇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

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僮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

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義之。葬以卿禮。賜金百鎰。祀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君子謂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墮之。此之謂也。列女傳節義傳

中山靖王勝曰。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

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亦如疾首。臣之謂也。漢書景十

三王傳

漢書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贊

巧言

詩書

卷第十一

十五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左氏傳桓公十二年。公魯桓公也。

文公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

失戈。狼躡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躡怒。其友曰。盍死之。躡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躡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躡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氏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
 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
 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
 獻子為政。左氏傳宣公十七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
 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

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左氏傳襄公十四年杜預曰：巧言，詩小雅。其卒

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
 三年而後能紓。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鬻

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左氏傳昭公三年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禮記表記篇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禮記緇衣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

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罹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家語辨政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言言古傳 卷第十一 十一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篇

荀子曰。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大略篇

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

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

言書古傳 卷第廿二
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戰國策秦策黃

歌春申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韓詩外傳

第四卷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

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及朝。祭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同上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

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第四卷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子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韓詩外傳第四卷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

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鍾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經之色也。猛厲克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苦也。對曰。君東而面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苦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同上。純按。獨以之。以當作與。

此條係上篇小弁詩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韓詩外傳第五卷韓詩外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第七又曰。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

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
 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
 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
 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
 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
 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
 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
 尚如是厚也。而况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
 慎無辜。同

蘇小其詩
此亦詩

春秋繁露曰。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
 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
 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
 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
 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玉杯篇
 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
 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
 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
 晏放命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
 為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漢書朱博傳。晏。博。晏。玄。趙。玄。

何人斯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云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詳見曹之候人

荀子曰。夫克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好相雜。

狗之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

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儒效篇

又曰。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

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

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正名篇

衛靈公夫人。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

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

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

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

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遽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列女傳 仁智傳

巷伯

子曰。惡惡如巷伯。

禮記詳見鄭之緇衣。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第三

卷

說苑曰。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

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建本篇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

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說苑立節篇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

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漢書武五子傳。太子。戾太子。漢書曰。孟子宫刑。詳見小弁。

詩書古傳卷第十二終

詩書古傳

卷第十二

二十九

詩書古傳

與詩曰。將安將樂。棄子作遺。韓詩外傳第七卷。純按作字。毛詩作如。

蓼莪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罄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緝之罄矣。惟壘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孔叢子。詳見周南。韓詩外傳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

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婢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第七卷漢成帝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

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
崇祖侯為汝昌哀侯。漢書鄭崇傳

大東

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下篇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不哀哉。荀子詳見邶之雄雉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

而就刑誅也。

韓詩外傳詳見周頌敬之

韓詩外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第四卷又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

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同上。其曰之日當作日。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糴，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

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韓詩外傳

第七卷

鹽鐵論。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刑德篇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

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至公篇

四月

鄭伯與公宴于棐。云云文子賦四月。

左氏傳詳見鄘之載馳。杜預曰。四月。

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

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左氏傳宣

公十二年。孔疏。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云云又曰。亂罹瘼矣。奚其適歸。此傷

離散以為亂者也。家語詳見巧言。

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韓詩外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

為殘賊莫知其尤第七卷

北山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

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

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左氏傳襄公十三年

平尹無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

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左氏傳詳見周書武成篇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

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

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其異終也如是。左氏傳昭公七年

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孟子二
字蓋以
意補入

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
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
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
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孟子萬
章上篇
荀子曰。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無所詘。

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君子篇。楊倞
曰。愈讀為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
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
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
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
使出之。韓子說
林上篇

韓子曰。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
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

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忠孝篇

呂氏春秋曰。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慎人篇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韓詩外傳詳見邶之北門

新書曰。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匈奴篇 司馬相如曰。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籥。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尋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史記司馬相如傳

鹽鐵論大夫曰。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燧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地廣篇

王莽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漢書王莽傳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大略篇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

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韓詩外傳第七卷

小明

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左氏傳詳見曹之侯人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云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

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

乎。左氏傳詳見召南行露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禮記表記篇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瘞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

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禮記緇衣篇

荀子曰。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

言言一四傳 卷第十三
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勸學篇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韓詩外傳第四卷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

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第四卷

又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

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第七卷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

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

矣。詩曰。好是正直。韓詩外傳第八卷。純按在手當作左手。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同上春秋繁露曰。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

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勿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子法矣。祭義篇。勿字未詳。詩

無作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鹽鐵論詳見唐之鵠

漢武帝冊曰：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

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漢書董仲舒傳

漢元帝詔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譖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漢書淮陽憲王欽傳

鼓鐘

蓋將之妻。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自殺。以救得不死。妻曰。曩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故不死。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

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列女傳節義傳

詩書古傳卷第十三

終

曰婦人者子其歸不回其之謂也
夫事而及於野釋之者子歸而歸之妻
子者音不精與不精而主自慈其質之
詩書古傳卷第十三

詩書古傳卷第十四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詩

小雅

楚茨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禮記坊記

荀子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脩身篇

韓詩外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第三

卷

又曰。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

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

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躋起。楚方為二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即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

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起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第四卷純按非其故也。詳上下文。其下宜有道字。

又曰。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誦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偏立

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

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同上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

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韓詩外傳第四卷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韓詩外傳第七卷

信南山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獻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

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左氏傳成公二年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徧集五嶽。詩云。

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

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

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

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

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

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

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

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

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

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

公田十下
脫畝字

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第四卷

甫田

漢書曰。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耨。長

終晦。一晦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三耨中。苗生

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

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

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

盛也。食貨志

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

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居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

呂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呂御田祖。呂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呂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漢書郊祀志

大田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穡。伊寡婦之利。禮記詳見邶之谷風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詳見幽之七月

呂氏春秋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暍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以能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務本篇毛詩雲作雨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

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第四卷
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滄萋萋。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第八卷
鹽鐵論文學曰。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

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

也。錯幣篇

鹽鐵論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孰。詩曰。有滄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水旱篇
鹽鐵論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

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鹽鐵取下篇

漢書曰。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

滄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食貨志

蕭望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漢書詳見鴻鴈篇

裳裳者華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左氏傳襄公三年

荀子曰。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

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不苟篇

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子叢子詳

見周南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

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韓詩外傳第七卷

說苑曰：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脩文篇

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信能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

桑扈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左氏傳成公十四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云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

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左氏傳詳見召

南草蟲。杜預曰。桑扈。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

新書曰。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篇

入弗類弁

韓詩外傳曰。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

言書古傳 卷第十四
之。是豈不致之人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以己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詐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

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即異族之人也。以為故邪。即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邪。即太公年七十二。齟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

愛之謂也。第四卷

車牽

叔孫婁聘于宋。云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牽。

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杜預曰。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

禮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表記篇

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篇。純曰。子

驕。顏刻之字。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晏子春秋。純按之者二字。

可疑。善而不怠者為長。上恐有脫字。

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鱣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鱣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

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韓詩外傳第七

卷。又見說苑雜言篇。假作瑕。鱣作鯢。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得隋侯之珠。

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撰

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

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若其人。

說山訓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

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

史記曰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云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

可三王世家

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鹽鐵論詳見周南關雎

說苑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說

篇

齊相御妻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

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夫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軀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受以貴也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

一本賢
上有晏
子二字

子二
上本
一木

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為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有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列女傳賢明傳

青蠅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

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殲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

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曾焉。賦

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左氏傳襄公十四年。杜預曰。青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伍子胥父子奢。為楚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夫一作大

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

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

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

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

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越絕書外傳紀策考。

純曰。尚。伍奢之子。子胥之兄。

新語曰。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輔政篇

漢書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僞。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

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蒯伍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漢書詳見巷伯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漢書東方朔傳

漢哀帝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諸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宗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

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漢書孔光傳

賓之初筵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禮記射義篇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

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晏子春秋

說苑曰。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誌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此之謂也。脩文篇

吾丘壽王曰。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漢書吾丘壽王傳

詩書古傳卷第十四 終

